明世説新語 八

漢書門
類 九八八八 號
四 函
六 架
八 冊

内閣文庫
漢書 類
九八八八 號
八 冊
三〇八 函
一六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888
冊數	8	（ 8 ）
函號	308	16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colorchecker
x-rite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林氏藏書

皇明世說新語卷之八

雲間李紹文節之甫撰

假譎

袁凱忤太祖詭得風疾上每念曰東海走却大鰻魚何處尋得遣使拜爲本郡學博凱瞠目熟視使者唱月兒高一曲使者還奏曰凱誠風矣置之

國初歐陽都尉挾妓飲酒事覺逮妓急妓擬毀貌以往一胥曰上神聖不可欺爾宜靚粧黶服或可免耳妓從之比入見上命戮之妓解衣就縛繪綵珍

淺草文庫

寶照耀左右至裸體膚胸如玉香聞遠近上曰我
見猶憐何況彼奴即叱放
况鍾歷陞蕪州守初視事爲木訥胥持文書上不問
當否便判可弊蠧輒默識之通判趙忱肆侮鍾亦
唯唯月餘一旦命左右具香案宣勅中有僚屬不
法徑自挐問之語于是吏民震慄
陳諤爲人剛介然賦性詼諧嘗直諫文皇命爲坎瘞
之歎息謂瘞者曰吾今日乃爲火鱉所苦問其故
則罵之曰咄嗟汝不知耶朝廷瘞人當以甕令速

死耳瘞者如其言遂得屈伸不死
錦衣門達捃摭袁彬數十事下獄拷掠軍匠楊暄上
疏論救并逮門達逼暄供李賢主使暄陽應曰諾
請會多官廷鞫我自對衆言之達遂以聞命中官
會法司官訊于午門暄大言曰死則我死耳何敢
妄指他人此實門指揮教我扳指也達失色
楊榮尊人未遇時形家謂所居不利後人若以居傍
土地祠爲業則世世榮顯乃于風雨之夕密徹祠
中香爐置于堂明日鼓吹牲醴送還祠中如是者

再。乃謀于衆曰。此必神欲我家爲祠耳。衆推助之。
乃以其家爲祠。而移其業于祠址。後生榮爲相。

東楊與西楊同事。頗不相能。西楊卒。鄉人訴其子于
朝。中官持其奏。欲下撫按。東楊曰。不可使宰相子。
辱于撫按之手。須錦衣官校提來。實欲辱之也。

憲宗不召閣臣。面議機務。彭時等。以爲請。諸內臣懼。
諸公有言。乃曰。上初召見。衆先生情未浹洽。不宜
多言。姑俟再見。可說。戒約至再。時等信之。自後更
不召見矣。諸太監曰。嘗言不召見。及見無一奇謀

至論。止呼萬歲而已。反見譏誚。

寇深微時。見羣盜分財者。欲執之。乃佯與欵曲。盜喜。
亦推一分與之。深謝去。疾走告官。盡獲其盜。乃上
書朝廷。盜黨欲殺臣。臣不能居本邑。詔入國子監。

韓雍按江西。時有密詔及中官。都御史誤啟其封。懼
以咨雍。雍請讌中官解之。明日僞爲封識。藏舊封
于懷。俟會閙。令郵卒持以付己。佯不知而啟之。讀
數語。卽以舊封還中官。曰。此非吾所當聞。欲杖郵
卒。謝罪。中官反爲救解。歡笑而散。

劉定之母實劉氏也其後立祠故爲異制以諱父之失乃作一大龕中懸一軸書云本宗劉氏門中三代考妣五服親疎神魂席

王道亨令山陰有齎鈔百緡臥城南荊樹下者覺則亡矣訴于道亨曰此荊樹爲妖也卽山城按問民大駭競從之令密捕不往者得一人訊之果服

宸濠慕唐伯虎書畫以金幣聘之伯虎往覩濠有反狀乃陽爲狂寧使至箕踞謾罵至露其穢濠曰孰謂唐生賢直一狂生耳歸二年濠反

王晉溪在本兵適湖州湯麻九反巡按以聞晉溪呼賫本人至部大言曰湯麻九只須本處數十火夫縛之何足奏報賊偵知此語恣意刼掠不設隄備時都御史許延光在浙查處錢糧晉溪請密勅許公討之出賊不意擒斬無一脫者

王陽明初見宸濠佯言舊意以窺逆謀宴時李士實在坐濠言時政缺失士實曰世豈無湯武耶陽明曰湯武亦須伊呂濠曰有湯武便有伊呂陽明曰若有伊呂何患夷齊自是始知濠逆謀決矣

王文成恐逆濠急下南京欲緩其出乃假寫都憲揚公火牌云本院帶領狼達官兵四十八萬齊往西公幹將發參謀雷濟曰恐彼未必信曰可疑否對曰疑則不免王笑曰得渠一疑彼之大事去矣

伍文定與宸濠江中殊死戰忽出一大牌書寧王已擒我軍毋得縱殺賊見之驚擾遂大潰

錢寧有寵于上欲交歡何太復閒持古畫求題何不肯第曰此名畫無汚吾題

王叔承母夏精心奉佛叔承亦奉佛與蔡霍并而獨不能忍酒詭說母曰非酒也佛所謂米汁也亦嗜之母悅爲進一觴

山西學憲胡松上禦虜十二策本兵張瓚忌之覆稱松議允當可行乞遷爲山西參政自行所言然不委兵政不給儲餉令不得展布俄以不效罷支大綸曰老奸之巧于中人如此

伊王有罪臺使者持之急乃捐十萬金賂嚴世蕃古何相嵩罷世蕃遠戍王使旗校二十八至嵩家嘗所賂金嵩置酒款曲請以二萬金爲謝乃悉出上

所賜金有印識者與之晨使人報郡曰有大盜若干人夜持刀刼賜金去矣急跡之可得也郡發兵追至鄱陽湖獲之諸校悉論死

分宜罷歸延客席上能飲者五人命取大杯其子進二燒金磁爵命更添答曰無矣乃出常瓦爵觴客後其子誅公涕泣及閱抄沒案籍北面稽首曰臣負陛下矣不復哭

虜將陷石州城州人某自焚其臨街房幷宅內數間虜以爲經掠過者竟不入

世廟雖靜攝好鉤察外事獄中一語動錄以聞謂之監帖守者詭語進帖云有鵲當沈束前噪不休束曰豈有喜及罪人者耶上竟信有旨釋歸

曾銑督三邊日忽虜衆薄城銑令偃旗息鼓當門設木架架上立金眼回回舞不自已虜擁視門外人畜紛亂亡何回回架上將軍砲發觀者俱成虀粉黜免

危素仕元爲學士承旨高皇雅聞其名仍爲弘文館學士一日上御東閤側室靜坐危素至履聲徹簾

內詔問爲誰對曰老臣危素上曰朕將謂是文天
祥遂謫居和州
高廟禮徵老儒錢宰修纂尚書宰徵吟曰四鼓鼕鼕
起著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何時得遂田園樂睡到
人間飯熟時察者以聞明日上曰昨日好詩然朕
嘗嫌汝何不用憂字宰愧謝未幾遣還
憲廟升遐内監於宮中得疏一小篋皆房中術也悉
署曰臣安進蓋萬閣老所進者孝宗遣懷恩袖至
閣下曰是豈夫臣所爲乎復令懷恩將科道論劾

疏示安每展一卷安即跪泣猶無去意恩令摘其
所懸牙牌曰請出矣始惶遽歸第
嘉興舉子桑悅恃才放曠文辭恠誕爲丘文莊所黜
識者謂文莊之黜桑悅無異歐陽修之黜劉幾
吳匏菴爲吏侍時蘇州太守朝覲往見匏菴首問曰
沈石田先生近來何如太守茫無所對匏菴曰大
守一郡之主郡有賢者尚不能知餘何足問
張春與徐有貞同爲石亨所擯相得歡甚張有詩云
雙親路隔三千里五品官糜二十年徐見之曰吾

心事君已盡言矣

鄭淡泉云近時部屬科道但改入翰林及官僚者千萬指摘十無一完即有才行出群之士亦汲汲避峻却惟恐一日改官徒增衆口

尚書石璞鄉人有爲典史者璞往其家陳列銀器金杯十餘問曰汝官幾年矣曰未滿考也曰胡歸乎曰刁民訟我貪奪職璞曰嗟夫使我治汝汝焉能還鄉里哉

世廟見蠏行地問何物左右以蠏對取看背有字曰

桂萼張璁跡其故乃大監崔文所書謂二人橫行也文謫南京

儉嗇

成祖渡江解縉胡廣楊士奇周是修約同死難解使人覘胡動靜見胡方問家人飼豬否解笑曰一猪尚不肯捨況肯捨姓命乎

桃源楊琥位冏卿冬閒各衙門送鄉紳曆日積至千本乃分給住房諸買來歲徵酒徵肉親友招飲其看卓餅錠必收曰分給兒媳可抵饔飧

太監張永用事欲矯劉瑾奢侈之弊以窮苦魚菜四字爲題李東陽楊廷和各作詩以獻東陽爲窮字詩折點畫爲句極工乃永大悦刊印傳之未幾流賊殘毒中原人以爲窮苦之應

吳康齋遊武夷過逆旅索宿錢至多三文堅不與或勸之曰即此便是暴殄天物

李西涯冬月不爐披冊操觚不勝其慄輒就日暴之日移亦移

胡宗憲督浙宴織造中貴及李相國子元女使二百

侍飲至暮胡睨中貴曰天子法錦皆在公今遂之纏頭耶中貴袖五金爲賞胡哂之李僅賞一金胡大笑曰相公子齷齪乃爾擲諸水而代之賞

穆宗升遐畱都國喪畢侍郎某者遣役從京師回欲犒賞之乃出白紗帽曰此亦難得之物可將去

汰侈

尚書金濂寧陽侯陳懋征鄧茂七道經廣東某村見居民以銕爲墻問之知爲鐵墻陳金二公入其家盛饌相欵犒軍牛酒皆徧其堂以文木爲柱白金

爲磚碾玉爲四龍承其梁几案梧棬亦加金玉服
玩極天下之巧以鉅萬計且藏甲兵壯士千人訪
盜賊金公惡其僭奏籍其貲法書名畫至不可盡
但揭絹素而已有司鎔其墻數月始盡

呉人錢蟫園池之勝甲于江南嘗築亭池中亭皆四
空嫌日色蒸照則取大方舟實以土上種名花作
高屏視日所至牽而障焉

太監李廣以左道見寵及死上意其所藏必有奇方
祕書搜其家得紬賄簿籍一帙中云某送黄米幾
百石其送白米幾千石通計數百萬石上詢左右
廣所食幾何乃受許多米對曰黄米即金白米即
銀始悟廣賍濫

王振貪婪無厭當朝覲日太開其門郡邑庶職能具
禮者無不進見以百金爲壽常重至千金者始得
一醉飽而出

王文恪之子延喆性奢豪治大第多蓄伎妾子女出
從群奴數十皆華服盛裝珠玉寶玩尊彜寶器法
書名畫價値數十萬元夕宴客席必懸一珍珠燈

飲皆古玉杯恒日歸肩輿至中門門啟則健婦舁之美妾列坐二十餘人各挾二侍女群飲至醉有所屬意則憑其肩聲樂前引入室復酣飲乃寢

王維楨偶過何中丞棟値其生辰將宴客留王飯且曰能少留以待諸公之集乎顧視兩廊緣牕朱戶坐而理絲調竹者皆家姬外舍黛綠者二十餘人皆徵妓王托故而出然未嘗不心羨其樂

王廷陳謂其曰君結侶張筵虛左爲敬崇樹曲房綺席屢改伎倆雜陳絲肉競奏宮徵暗移羲和既逝蘭膏嗣輝遞與狎悰干霄薄雲禮廢罰弛舄遺纓絕俠氣溢于四座餘歡庇于胥與斯貴人靡麗之極娛非寒客迂儒之所希也

胡宗憲督浙値迎春張宴召客選女伎二百侍飲每十人則以佳者一人領之使捧酒炙樂器之屬諸不設几案亦無他執役者歌呼諠譟至暮張燈火數里鼓吹絲竹震天女伎夾道遞送傳呼不絕

張泰岳邸第後一池廣十餘畝種蓮不甚茂錦衣諸大帥合釀貿蓮花千餘盆賂守池者値張入朝而

布之朝退請觀蓮花張頷之爲一擧觴

王世貞曰嚴世蕃當籍有金絲幃金溺器金鑲象牙觸器執政恐駭上聽令銷之以金數報

忿狷

陳都憲智性剛而躁嘗坐堂偶有蠅拂其面即怒叱從者擒拏從者紛然東奔西突爲遂捕狀少頃俟其怒解稟問拏何人乃叱之曰是蠅有相知者以寛緩爲勸即置一木簡書戒暴怒三字于上以自警及有觸忤者輒擧木簡撻之

長洲士人繆讓以懷挾爲府尹顧佐所辱次擧讓爲解元顧公慙慰諭之後公長內臺讓爲御史復謝曰昔年之怨幸勿介懷讓厲聲曰今日讓苟有罪公宜正讓公有失讓亦當言奚以舊怨爲辭

英廟愛韓雍之才被命鎭邊陛辭上微恙臥便殿待召至榻前囑以邊事其眷寵至此雍失意家居不樂嘗曰英廟若在吾豈淪没至是耶

岳正性不能容人或曰不聞宰相腹中撑舟乎公曰順撑來可容使縱横來安容得耶

于謙當國有不如意輒拊膺曰此一腔血竟灑何地
高穀夫人悍妬無出置一妾又禁穀不容入寢偶留
陳循酌談及此夫人于屏後聞之即出詬循掀案
作怒以一捧撲夫人仆地因數之曰汝無子又不
容妾是欲絕高氏後也吾當奏聞置汝于法自是
妬少衰高得御妾生一子咺陸容稱之曰生咺陳
公一怒之力也

張翼性嫉惡御史按吳中不律翼忿忿不平因建白
數事爲衆所傾謫開平宥還偶聞後御史之不律
者翼猶瞋目罵曰使得一碗凉水已吞之矣

景泰間京師隆福寺落成縱民入觀忽一回回持斧
上殿殺僧二人傷者二三人執送法司鞫問云寺
中新作寶藏其下推轉者皆刻我教門人像憫其
經年推運勞苦是以仇而殺之無他故也

康海罷官自隱聲酒時楊侍郎廷儀少師廷和弟以
使事過康康置酒至醉自彈琵琶唱新詞爲壽楊
□謂家兄居恒相念君但得一書吾當爲君地康
大怒罵曰君伶人我耶手琵琶擊之楊走免康遂

入口咄咄蜀子更不復見

屠長卿下第其族司馬公惜之酒酣擊節曰吾將上叩九關則虎豹禁不得前將浩浩決東海而西逝也排崑崙而東走也將捫日月令其轆轆然東西馳也余然後為生抒煩懣乎

江南某相國語所親曰酒色財氣不意近萃吾門或請其故曰大兒好飲次兒好貨三兒好色老人言不聽惟有怒氣塡胸而已

李于鱗按察關中過許中丞宗勸許問今天下名能詩何人于鱗云王元美次宗子相許請子相詩觀之于鱗勃然曰夜來火燒却矣

秦廷善性憨恠每閲史至不平事必拊案切齒偶觀秦檜殺岳飛大怒且罵且拍其妻勸之曰家惟十几已碎其八奈何復爾秦乘忿叱其妻曰不良婦汝與秦檜通姦故相爲至此痛撻之

讒險

魏觀守蘇欲復府治兼疏濬城中河御史張度劾公興滅王之基開敗國之河蓋以舊治先爲爲周所

據臥龍街西即舊所據錦帆涇也

洪武開科取士嚮意右文諸勳臣不平進曰此輩善譏訕且如張九四厚禮文儒及請其名則曰士誠孟子有士誠小人也之句彼安知之上由是覽天下所進表箋罹禍者衆

黄淮好詆毀同列一日便殿未入侍宣廟問淮何在東楊對曰淮素病瘵瘵能染人有旨免奏對

王振欲弄權畏太后不敢顯諮閣下會閩臯廖謨杖死驛丞東楊欲坐償命西楊欲擬因公請裁于太

后王振因進曰二楊皆私也償命過重因公過輕宜對品降調竟從之

英廟命修撰岳正入閣石亨張軏過之左順門愕然比入見上曰今内閣朕自訪得一人亨軏請爲誰上曰岳正但官小耳因奏曰欲陞正甚易姑試之未晩亨軏以事非已出故撓之耳

或告李文達曰業盛自負其文嘗訾公文未善賢聽之未幾以韓雍代盛勅曰無若葉盛之殺降也

戴文進畫本朝第一宣宗朝進秋江獨釣圖畫一紅

衣者垂釣水次畫家惟紅最難著文進獨得古法
入妙同事者忌之奏曰此畫甚好獨恨鄙野上扣
之乃曰紅是朝廷品官服色穿此釣魚甚失大體
上即揮去

徐有貞以迎復功進閣坐陳循諸公不執榜示天下
且私報商文毅曰我無奈何只得置足下于末矣

徐有貞寵幸宮中末務上必咨之曹石欲傾其權常
令小豎伏御溝竊聽備書其語于冊上嘗欲立舊
宮人為妃有貞力言不可小豎以報曹石達于太
后曰有貞誇于外舉朝皆知之太后因謂上曰南
人輕薄宮人事彼亦自詫于外帝乃以為賢耶上
默然有貞遂得罪

英廟有意江南買辦徐有貞度不可言將入對謂學
士薛瑄曰子若多言恐忤上意若度稍可從後觸
止之瑄以為信然語半伺其後有貞即大聲曰薛
瑄欲有所言上問言何事瑄倉卒無所對即以江
南買辦一事言之上不悅

于謙為本兵厲其屬王偉為本部侍郎偉每伺公過

誤密奏一日景帝召謙授以偉奏謙出偉下堂迎
問曰今日聖諭其事謙笑曰其有失處賢弟面言
未敢不從爲忍至此出奏示偉局蹐無地
楊廷和劉忠陞南亞卿忠曰此行別劉瑾否廷和曰
不可人知必以我輩交瑾矣忠然之廷和密以錦
幣辭瑾瑾曰劉先生不足我耶遂厚廷和而疎忠
都御史彭澤嘗憤朱寧曰吾恨不手刃此奴司馬王
瓊語寧且曰爲君致彼君私察之乃匿寧屏後澤
過瓊瓊激怒澤復大罵寧嘶之

陽明平逆濠赴召至上新河爲諸幸讒阻不得見上
中夜默坐見水波拍岸汩汩有聲思曰以一身蒙
謗死即死耳如老親何又曰此時若有一孔可竊
負而逃終身長往不悔矣
世宗怒曾銑議復河套開邊釁欲誅之實無殺夏言
意也會嚴嵩與言不相能遂授仇鸞意令以復套
事論銑賄言竟以交結近侍官員律俱論死
世宗末年西苑造新閣督工尚書趙文華應之緩上
一日登高望西長安街有高甍問曰誰氏第也一

璫曰趙尚書新宅一璫曰工部木半作文華宅淚
亦何暇爲上新閣上恨之尋逐文華
世廟以上柱國加夏言言受之乃加嵩嵩辭曰人臣
無上臣不敢當蓋陰以攻言之僭也
徐存齋致政歸値誕日顧中翰善畫窮一月之力繪
一圖贈之題曰泰山喬木懸之中堂有譖者曰得
非泰山梁木耶徐即撤去

尤悔

永樂閒西番進一僧言通徹三教九流堪爲中國帝

師上曰豈無一人當其學者左右以僧德琮薦丞
召至各坐高几辨對胡僧談吐出入九經滔滔如
注水琮訥于應對有頃第問胡僧諦字之義應之
頗遲琮乃大聲訓解反覆數千言曰此而不知焉
用稱學胡僧羞恚合掌頂禮曰中國有人辭去
尚書王復怒衆武弁罵曰此輩皆狗母所生一千戶
稟曰宋某之母乃太宗皇帝永寧公主王懟悔
周憲王獻戲曲百本于朝宣廟擬賜白金輔臣曰藩
王獻書籍文章當賚此今以傳奇獻非親親輔仁

之義也賜優衣一襲磕瓜一枚王大慙悔
景泰間命修續通鑑綱目丁參議宋尚寶忿詈館中
陳緝熙遽成一詩末云不知班馬韓歐輩曾爲修
書鬪幾場明日二人悔恨謝曰毋更貽斯文笑也
景泰間選內侍七人于文華門康讀書習字欲取翰
林二人教之時太監王忱舒良以嘗從錢溥學示
意錢不悟曰萬千好處不肯玉成今又何以見屬
耶內閣遂推呂逢原倪克讓以進不踰月俱陞侍
讀學士時被顧問賞賚優渥錢始大悔

劉球與鍾同之父同館相善約同上親政攬權封事
鍾爲妻泣勸乃止劉遂獨舉死于獄未數日鍾病
死妻悔之每號輒曰早知爲若與劉侍講同死耶
太學生虎臣上疏諫萬歲山勿架棕棚憲廟奇之祭
酒費誾不知也懼貽禍乃會六堂鳴鼓聲罪鐵索
鎖項以待俄官校宣臣至左順門傳溫旨勞之曰
爾言是棕棚即折却矣誾聞大慚
章懋爲祭酒有監生請假托言新粒不至將往求之
公愕然曰新水之資付托有失柰何憂形于色生

悔曰公待我以誠我何紿之具實謝罪

梁孟敬號石門一士人並仕得巖邑謁梁請教梁曰淸愼勤乃居官三字符也士人退曰議論平平耳越三年竟以不檢罷歸曰吾不敢復見石門先生

楊循吉善詞老且貧嘗識伶臧賢爲上幸愛薦之上詔起有所游燕令循吉應制爲新聲稱旨然賞無異伶伍間謂曰若嫺樂能爲伶長乎循吉愧悔

宸濠將反婁妃泣諫不聽既就擒檻車北上與監押官言往事即痛哭曰紂用婦言亡天下我不用婦言亡家國悔之何及

劉瑾引用鄉人恐衆論不服以劉璣爲人望欲引爲重不數載自知府擢至大司徒璣自以爲瑾所引居常鬱鬱日飲酒自廢瑾欲與言輒醉不對

魏水洲曰張羅峰爲相當大寮事竣撿篋中僅得葛四疋余居諫院三疏糾之嗟嗟此余少年事以今日時事觀之即三薦其賢亦不爲過

李于鱗語王元美曰天下無無偶者有仲尼必有左丘明王不荅以目攝之李遽曰吾誤矣有仲尼必

有老聃耳

紕漏

文廟過江廷臣約同死難已俱負約獨紀善周是修自縊後解縉爲墓誌楊士奇爲傳謂其子曰使我與汝父同死今誰爲作傳

宜廟命陳循作御製壽星贊落句云宜壽域兮同升南楊欲易壽域二字未就遂進之中官問西楊曰壽域二字如何答曰八荒開壽域中官還詰南楊曰八荒開壽域此詩何如答曰好詩中官曰先指壽域爲未當何也南楊默然

程敏政幼以奇童稱英宗抱之膝指金猊曰以賜若敏政趨下叩頭英宗曰是子終以貨敗

太監懷恩得賜金三錠轉奉錢溥溥忻然受之曰當與房下作首飾常常頂戴太監

尹旻偕卿貳欲詣汪直屬王越爲介私問跪否越曰安有六卿跪人者乎越先入旻陰伺越跪白叩頭及旻等入皆跪越尤旻旻曰吾見人跪時效之耳

劉主靜見鬻書者有崔氏春秋曰常見呂氏春秋不

知崔氏亦有春秋急令人往易乃西廂記笑斥之
景帝時有上言竊盜者黥刺不足懲艾自今犯者宜
立綽楔于門扁曰竊盜之家庶幾有警
陳太常音有文行而性恍惚多誤嘗考滿誤入戸部
見入税銀者驚曰賄賂公行至此已極
天順間錦衣門達得上寵桂廷珪為達門客私其圖
書云錦衣西席後有耳棠為江洗馬之壻仕松陵
驛丞亦圖書云翰林東床時傳為的對
劉髦二子俱登進士長子婦入京公送登舟以手援
之郡守見而笑公曰府公笑我乎若跌入水尤可
笑也次婦入京公時臥疾呼之床前曰老年頭風
可買一帕寄回明旦登程諸親畢會忽呼子婦曰
毋忘昨夜枕上之囑衆駭然問其故乃始撫掌
李文正嘗得良馬贈陳愧齋公騎入朝歸至門成詩
二章椎而還其馬文正問故公曰吾舊所乘馬朝
回必成六詩方至門此馬止二詩耳非良也文正
笑曰馬以善走為良此固非良耶
葉盛任兵科應詔舉將官有以陳玨告者正統中尚

書黃福薦之不果用今猶在陝中也盛躍然薦子
朝曰福名臣所薦必佳士後旺以贓敗訊之人曰
旺不爲黃尚書所容薦者乃他尚書耳

成化間一御史建言順適物情云近京地方行役車
輛騾驢相雜騾性快力強驢性緩力小今並一處
驅馳物情不便乞要分別改正弘治初一給事建
言處置軍國事云京中士人好著馬尾襯裙因此
官馬被人偸拔鬃尾有誤軍國大計乞要禁革嘉
靖初一員外建言崇節儉以變風俗專論各處茶
食舖店所造看棹糖餅大者省功而費料小者料
小而費功乞要畫定式功料之間務在減省使
風俗歸厚肉食謀國乃有此輩可發一嘆

黃才伯好講學嘗作詩有倦游却憶少年事笑擁如
花歌落梅自註云欲盡理還之喩

劉瑾欲害楊一淸頼李東陽力救深德之東陽病劇
以謚爲憂一淸等就問曰國朝文臣未有謚文正
若請以謚公可乎東陽頓首曰荷諸公矣

逆瑾竊政放逐言官數十人任御史者自愬諸僚上

奏時署其名彼實他出錦衣牟斌曰古人恥不與
黨人公爲忠乃悔耶

劉太常介繼娶美豔冢宰張綵欲奪之乃問介曰我
有所求肯從我始言之介曰一身之外皆可奉公
綵曰我所求者新嫂也敢謝諾火頃強與歸矣

陳獻章入內室必請命于太夫人曰獻章求嗣常熟
周木嘗朝叩父寢室父問誰曰周木問安父不應
頃之又往曰周木問安父怒起叱之曰老人酣寢
何用問爲時人取以爲對曰周木問安獻章求嗣

劉生好誇詡嘗往弔錫山鄒氏客叩之曰公來何暮
生曰昨泊舟不意與顧狀元相値延入彼舟聯句
夜半得息是以宴耳頃之顧九和至生不識遽問
先生何姓客曰此即夜來聯句者生亦不慙

屈中丞總浙憲歸安令坐事懷三百金求解公叱之
按治愈急會以還去解後公在淮漕令以御史過
淮執屬吏禮甚恭公宴酣忘其人爲言平生無毫
髮過處嘗斥一縣令金至今耿耿不忘御史色沮

高郵學正夏有文弘治末獻書闕下曰萬世保豐永

亨嘗見上嘉之更嘗見二字曰策夏遂書官銜云獻萬世保豐永亨嘗見天子改爲策字高郵州學正夏有文

建寧雷長史古朴而不慧冬月見魚桶中井水有氣問是何氣客戲曰天寒以百沸湯養魚則不死雷曰吾乃知熱水之可養魚也

鄒智以四川榜首至京候萬安閣老問當世人物萬以其省榜首告之隨問貴省牌坊銀榜首視平中擧人有厚薄否鄒大失望即托頭疼謝去

湛甘泉在南都講學其門生甚多後爲宗伯楊州儀眞大鹽商亦皆從學甘泉呼爲行窩中門生

其郡守禁戴帽不得露網巾吏草榜云前不露邊後不露圈守曰公文貴簡何作偶語吏白當如何守曰前後不露邊圈不覺自笑

湖州吳主事家素饒求西涯文壽其父時公爲學士鄙其人不許吳問其友曰今朝中爵位極尊者爲誰曰英國公大師左柱國也吳即緘幣求英公英令門館作詩與之吳得詩誇于人云英國當朝第

一人乃爲我作詩何必李學士也

沈周作五馬行春圖贈蕪守守怒曰我豈無一人相隨耶沈知另寫隨從者送入因戲之曰奈絹短少畫前臨守曰今亦足矣

豐禮部坊嘗要沈明臣結忘年交歲餘人或惡之曰是嘗笑公文者郎大怒設醮詛之上帝凡三等云在世者宜速捕之死者下無間地獄勿令得人身一等皆公卿大夫與有睚眦者二等文士或布衣沈爲首三等則鼠蠅蚤虱蚊也

王相國荊石宅憂某縣令作祭文稱相國爲元聖封公爲啓聖夫子王却之

王元美云余舊聞正德中一大臣投刺劉瑾云門下小厮嘉靖中一儀部郎謁翊國公云渺渺小學生今復有恠誕不經者一自稱不佞至通家不佞年家不佞治下不佞眷不佞一自稱牛馬走亦曰治下牛馬走至曰湖海生浪生神交小子未面門生沐恩小的皆可嘔噦不堪捧腹

張江陵當國附勢者競趨其門江陵敗衆亟攻之以

覩殊擢大倉相公曰生江陵市與死江陵市等耳
高拱新鄭人忤首相順天主考即以放鄭聲遠佞人
爲題支大綸曰不知高再出時兩人何施顏面
江陵久疾京師文武俱設醮祝釐有再舉三舉者一
中丞誇于人曰三舉而吾與者三今膝腫矣

惑溺

國初楊憲欲擅權乃創爲一統山河花押示僚吏覩
其從違凡附已者不次超擢否者斥之陳桱入謁
憲以押示之桱即賀曰押字大貴所謂只有天在
上更無山與齊者憲大喜奏桱爲翰林侍書
楊文貞子稷惡狀已盈王文端爲文貞言之遂請省
墓以欲制其子也稷知每驛遞中先置所親譽稷
賢復颺言曰人忌公功名之盛故謗稷耳稷復迎
于數百里外氈帽油靴朴訥循理家中圖書蕭然
文貞遂疑文端妬已還京即出之吏部
劉壽家馬捷于犬犬大于馬婦作男裝男作婦裝
太監劉瑯嘗建玉皇閣于私第延方士煉丹方士知
守備奪人玉絛環値百鎰乃紿之曰玉皇好繫玉

絛環守備卽出之亡何方士并丹鼎竊之而逃有
滑稽者作詩刺之云堆金積玉已如山又向仙門
學煉丹空裏得來空裏去玉皇原不繫絛環
盧江縣有監司某者謝事歸延方士煉丹敬信之其
夫人戲之曰丹成何以謝方士監司曰渠自能點
化不須謝夫人曰何獨以丹法傳君監司曰渠謂
我有仙風道骨夫人曰君垂涎點化志在貪財妾
未聞蓬萊三島乃有貪財神仙未幾方士竊丹鼎
去夫人又戲之曰夜來丹士赴蟠桃會未知其騎
黄鶴耶監司默然長吁而已
李文達云予少見掛佛老像者卽斥其非以爲名公
必不如此後居驗封造冢宰宅見正寢東嚴整一
室問之曰佛堂也方駭嘆已而見石首先生堂中
高掛一幅乃觀音像不覺失笑
石彪克遊擊巡邊知都督張泰家有一古瓶索之不
獲百方窘泰其子告泰曰彼時人何可拒瓶所直
僅百金耳泰艴然曰爾非張泰子矣吾豈吝百金
顧此瓶祖宗所貽豈可自我爲權貴失之卒弗與

羅玘爲文率奇古險怪居金陵時每有撰造必棲踞喬木之巔霞思天想或時閉坐一室客于隙間窺見其容邑枯槁有死人氣皆緩履出都穆乞伊考誌銘銘成語穆曰我爲此銘瞑去四五度矣

李西涯就奕何燕泉勸之李曰將何消日何曰詞翰兼美足娛日力後西涯偶在碁酒間當道以巨軸乞詞翰乃太書云莫將性命作人情寫字吟詩總害生惟有圍棋堪遣與客來時復兩三枰

張廷采聞王敉明泰山密雪圖在陳惟允家往觀之臥其下兩日不去曰斯世不復有此筆也

歐陽必進分宜兒女親也素爲上所厭惡冢宰缺嚴示意會推必進上大怒擲之地嚴乃上密啟內云臣老矣恃此人得政而快上不獲已從之時張九一爲吏部郎吐舌曰嚴乃與人主爭強王介甫不足道也

趙文華以平倭功賞薄移疾請歸帝怒曰止封限內乃敢稱病司禮監試覘之眞耶僞耶及小內豎往文華箕踞暢飲內豎曰上命我來視疾君疾云何

文華乃狎而戲之曰吾第飮酒耳何妖

歙人蘇丑性愛古法書名畫不惜萬金購之曰此足養心性非他玩好可比

張元禎語陸深曰予自少登朝見士夫凡三變初講政事後講文章今則專講命矣

嚴高溺愛其子諸曹以事白初尚曰與小兒語至後曰與東樓語東樓世蕃別號也

許莊敏曰官朝廷物也來若被衣去若解帶豈吾支體若乎近見士夫因失官憤懣而死亦惑矣

穆宗在裕邸邸中例有給于常祿外三歲戶部弗與請用甚窘謀之承奉乃以千金賂嚴世蕃世蕃忻然受之命戶部卽予三歲如約世蕃每誇于人曰天子兒行金于我徐存齋吐舌曰世蕃眞膽大于天

楚中有篤于男色者見一美姬姿態絶倫乃嘆曰可惜是婦人耳

仇隙

景泰間徐有貞垂涎祭酒上不許意爲于謙所阻深恨之天順復辟遂坐謙不軌棄市豫良久有貞且

前曰若不直謙等于死今日之事何名

馮益附曹欽欽反弁逮時欽已死惟妻賀氏爲証益故爲自異醜詆賀賀曰馮先生不須多言昔欽問先生古有宦官子弟爲天子者乎先生云曹操乃曹節之後移成大事欽大喜命妾佐酒今何諱之

丘文莊少時求婚于上官黎氏黎曰是子欲結姻于我耶不許文莊後作鍾情麗集誣黎女與人通黎亟以三百金囑書坊毀板其本已遍傳矣

歷城尹公素不善尹直禮侍缺他有擧薦上不允以直爲之翼日廷遇歷城擧笏謝之歷城曰公簡在帝心者自此結怨尤深

襄憲王入朝欲言于上復用徐有貞偶遇李文達從容謂曰李先生辦事辛苦何不召徐先生來相助李對曰若有貞再來便是王安石復相

李夢陽與江西右轄鄭岳言語相激通謀宸濠遂執岳左右搒掠逼供無名賍私若于奏黜岳爲民時謂夢陽附勢借威逞私誣善遂爲士論不與

張璁等力詆費宏疏四五上攻之弗克乃具奏乞休

言臣等既不能積誠感動聖聽又不能曲意阿附
權臣有此二罪難復居官

鄭淡泉云方遜志寵任時薦西楊西楊修實錄乃誘
方叩頭乞餘生西楊薦陳芳洲芳洲族人訐西楊
之子稷竟死西市芳洲令徐武功更名進用武功
竟置芳洲于鐵嶺武功爲石總兵畫奪門之謀石
又置武功于金齒近日永嘉貴溪亦頗類此

夏桂洲入相座師陸儼山尚爲詹事坐次不便夏欲
以南禮侍處之陸曰等三品耳何堪侍坐陸卒贈
禮侍夏曰老師生前不屑侍坐三品今竟侍坐矣

皇明世說新語卷之八終

題明世説後

古人云同其趣則胡越兄弟不同其趣則肝膽胡越田氏萬里先生者與予交于此有年所謂撤棄也乎哉不同其趣者五萬里勤々懇々導人容乎軌物予也愚々頑々不拘小節萬里多

云不俗者論古人則稱以往日
者也如云不能與人古戰不得
之則筆以易爲萬里而不出
風不出致〻勉〻屈首墳籍
者也好山澤之遊嘯花吟月
筆墨不能酒而能樂者也痛
欽傷若無人但游乎子〻谷子門

意而法寔而墨壽宗其學此唯
所以同其趣而爲撥蘭也日須閒
其得明世說全本猶餘傷漆國
字便於童蒙以諸天下鳴乎
萬里之業可謂不足述小物矣焉
也爲跋是其所以同也乎
寶曆甲戌年灌佛日書于天台

山亭客舎
羽波祐昌

寶暦四年甲戌十一月吉旦
書林　京都　萬屋仁右衛門梓行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